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  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  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陈晨  
编辑：石风华  
美编：许梦蕾  
校对：刘辉

## 父亲如竹

□肖刚

父亲让我同他去竹林里走一走。我撑起一把伞，遮住父亲。秋雨如丝，把一棵棵竹润出欲滴的绿。父亲拄着拐杖，青石板小径上淋了一层雨水，颜色幽深了许多。父亲喜欢竹。这片竹植于开春时，有好几亩，是新打造的口袋公园。自打有了这竹林，“独坐幽篁里”就成了父亲常做的事。住乡村时，我家的房前屋后也栽满了竹，那是石竹，细而密实，重重叠叠，绿如翡翠。北方少竹，路过的人都喜欢望上几眼。父亲更喜欢竹器。他睡的床、坐的凳、躺的椅、铺的席，还有家里的筐箩畚箕，他喜欢吹的竹箫、竹笛，教学用的笔筒、竹尺，以至于现在拄着的拐杖……到处都是竹的影子，父亲一生都离不开竹。初中时，因为贪玩我的学习成绩下滑，生出厌学的念头。父亲知道后，鼓励我振作，可我仍然灰心，甚至开始逃课。父亲第一次打了我，他丢给我一个竹筐，道：“你看它，不知要捱过多少刀，还要经历水浸火烤，才能成为一件容器……”我当时不太懂父亲的话，但

看到丢过来的竹筐，知道是拔草用的，不上学，就要天天拔草喂兔子！我不甘心，一咬牙，又回了学校。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忽然如梦初醒，明白了父亲当年的用意，人这一生，不知要饱受多少挫折和磨难，才能成器。后来我分配到一家国企实习，感觉同车间的师傅都很难相处，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，盼着实习早点结束。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告诫我要虚心向师傅们请教，我有些不以为然。父亲拿过他的笛子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看这竹笛，因为虚心，才能接受，因为接受，才能发出动听的音律。人也一样，只有虚心，才能学到东西、学到本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！”我答应了父亲，师傅们见我真心求教，自然倾囊相授，我才知道课本上学到的只不过是些基础和皮毛，真正的技术是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熟能生巧的领悟里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。工作数年后，同我一起入职的人都被提拔进了科室，唯有我还留在车间，我不免有些焦急。父亲却让我不必急躁，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。他鼓励我要

向竹子一样默默扎根，完成积累和沉淀，方能厚积薄发。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，苦钻技术，专注工作，两年后我因为成绩突出、业务熟练而被委以重任，那几个早早被提拔的人却因精减行政人员又被退回了车间。父亲说得对，只有踏踏实实，才能行得稳、走得远。父亲从竹子身上感悟到了许多。我遇到事情，他总好以竹的品格教导我、勉励我。其实，父亲又何尝不是一棵竹呢！他从民办教师干到公办教师，从教小学到教高中，桃李满天下。他一生为人师表，刚直、勤勉、虚心、坚韧，如竹子般秀逸脱俗，生而有节。父亲喜欢竹子，他又何尝不是在潜心地参悟着竹的品性、践行着竹的精神呢！竹林深深，幽然静谧，空气清新湿润，我紧随父亲，往竹林深处行去。

## 台扇和贴画的秘密

□郭丹东

老家有一台闲置的粉红色小台扇，上面积着厚厚的灰尘，左上角贴着一个可爱的小熊维尼贴画，如今也有了污渍。若不是打开仍能传出阵阵和风，我还以为它早就报废了。这只是一台普通的台扇，但每次看到它，我就想起了大学的美好时光。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夏天很热，宿舍没有空调，我在学校的小商店花四十五元买了个小台扇，拿回宿舍插上电，就有徐徐微风吹来。台扇的音量很小，风速平稳，我很满意。记得有一天，我正坐在床上惬意地吹着台扇看书，室友君突然说了一句：“买那么贵的台扇干嘛！我这十元钱的挂扇照样好用。”接着她拿出了挂扇挂在床顶上，我有些后悔自己的台扇买贵了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又听到她抱怨挂扇质量不好，还没用多久就坏了，我又庆幸我的台扇贵有贵的道理。我和君曾是很好的朋友，她喜欢买小熊维尼贴画，给我们同寝室的每人一张，我把她送我的那张随手贴在了台扇上，未曾想这一贴就是十几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君因琐事在电话里吵过一架。此后，我们很少再联系。后来我试图修复关系，可每次聊天总是说不了几句就陷入沉默，我便渐渐放弃了，但心里总是五味杂陈。我和君的友谊多像这风扇和贴画的关系。贴画贴在那，没人觉得违和，可把它揭下来，贴

画会破损，风扇也会留下污渍。我们就像两颗行星，在某一时空交汇，因不同的阅历、观念，又沿着各自的轨道奔向远方，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段友谊是否真的存在过。但如今，吹着温柔的风，听着它温柔的倾诉，看着微笑的小熊维尼，恍惚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大学宿舍，坐在床上吹着风，君坐在对面的床上有些嫌弃地说：“买那么贵的台扇干嘛！”我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可惜那样的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，但小熊维尼可以证明，曾经的我们真的存在过。我曾听过一个故事：一只小鸟生活在大树上，冬天来了，小鸟要飞向南方。它对大树说：“等明年春天我再回来为你唱歌”。大树说：“好。”第二年春天，鸟儿回来了，大树却不见了踪影。小鸟问小松鼠大树去哪了，小松鼠说大树被砍掉后拉到城里去了。小鸟飞到城里，问小狗大树去哪了，小狗说大树在城边的发电厂。小鸟又飞到发电厂，问小猫大树去哪了，小猫说大树已经被扔进了火炉里。小鸟又飞到火炉边，发现大树早已在熊熊燃烧的大火里烧成了灰烬。小鸟对着火炉唱了一支歌，在火炉边徘徊了一会，然后飞走了……终有一天，台扇会坏掉被丢弃，贴画也会无影无踪，但台扇和贴画的秘密就像那只唱歌的小鸟，永远藏在我的心底。

周日，我回老家看望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，进门看到他坐在一把藤椅上闭着眼打盹。保姆坐在旁边看护着，防止他睡迷糊时身子前倾摔倒在地上。我走到父亲面前，看着父亲风烛残年的模样，心里酸酸的，眼睛里也迅速起了一层水雾。岁月掠走了父亲的意气风发，带走了他的笑容，腐蚀了他健康的体魄。我很心疼父亲。“爸。”我蹲在父亲跟前喊了一声，父亲抬抬眼皮，不知看没看到我，又闭上了眼睛。然后，我和保姆一边一个架着父亲的胳膊，让他躺到了旁边的床上。父亲躺在床上时睁开了眼，眼睛里有些浑浊。“爸，能看清我是谁吗？”我探着身子把脸凑到父亲面前。父亲看看我，动动嘴，却没说什么。“爸，我是你闺女慧儿，想起来了吗？”我不甘心再次问父亲。父亲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似乎没听到我的话，只是“嗯嗯”了两声。看到父

亲对我的“漠然”反应，我心里的酸涩更多了几分。中午我又和父亲说了很多话，全部是答非所问。虽然父亲不懂我的意思，不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我仍然乐此不疲地和他唠着，后来，我真的把父亲逗笑了。他的眼睛里虽然只是出现一瞬间的笑意，但那短暂的笑意却像一颗流星划过黑夜那般美好。父亲的笑让我更加坚定要继续和他说话。明知道父亲说的是胡话，我也认真地附和他。我能感觉到父亲在某个时刻是认真地在听我讲话，只是他有话想讲，却表达不出来了。下午四点，即将离开去赶火车时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回去了，下星期我再来看你。”父亲突然说出了“时间太浅”这个富有诗意的词语。我欣喜地问父亲：“爸，‘时间太浅’是什么意思？”父亲张张嘴，似乎在努力思考怎么回

答我，最终他什么也没说。我不想让父亲为难，就试着问他：“爸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来的时间间隔太短，外面天气太热，不想让我来这么频繁，让我隔一段时间再来看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父亲浑浊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点点头，嘴里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。看着父亲赞许地点点头，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。父亲忘记了很多事，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，但他没有忘记疼爱我，他不想我被热着了。父亲本想说“时间太短”，可由于沟通能力退化，他已经掌控不了自己的思维和语言了，把“时间太短”说成了“时间太浅”。但是，我很喜欢“时间太浅”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里充满了父亲对我的爱，是父亲心灵深处的一抹温柔，即使言语已无法完全表达，但那份爱依旧如同深海般浩瀚，静静地流淌在我的心间。

父爱如海

□张秀梅